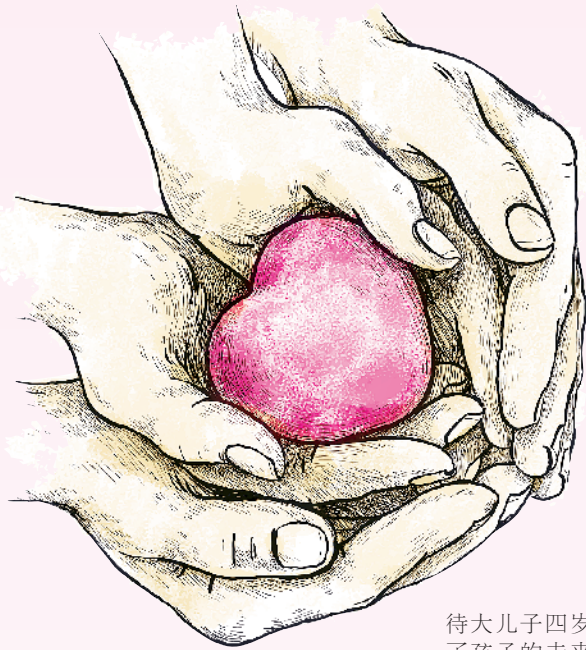


借钱

赵思芳



过了冬至,一天比一天冷,太阳冻得躲在云层里,近中午了才露出苍白的脸;风呼啸着,将干枯的树枝刮得“嘎吱、嘎吱”响。

青青刚从小学校接回了九岁的大儿子,就听见小儿子在卧室里低一声高一声地啼哭。青青放下大儿子的书包,赶紧抱起小家伙喂奶。

“妈妈,我饿,我想吃饭。老师说,快期末考试了,下午早点去学校复习。”大儿子走过来牵着青青的衣襟说。

“不急,米饭在电饭煲里蒸着,等

我给弟弟喂完奶后就去做饭。”青青喂完小儿子,就将其放在摇篮里,嘱咐大儿子好好照看。

青青来到了厨房,麻利地系上围裙,择菜、洗菜、切菜。青青开始炒菜,她炒的是大儿子最爱吃的杏鲍菇炒肉丝、宫保鸡丁。

青青娘儿住住在小城的一个普通小区里,丈夫家在离这儿不远的乡下。刚结婚那几年,她和丈夫一起在他乡闯荡,后来生下大儿子,交给公婆照顾。

待大儿子四岁,她就和丈夫商量,为了孩子的未来,回家乡的小城买套房子。于是公婆凑钱,丈夫贷款,就买下了小城里的这套房子。搬到城里居住以后,青青留下来照顾大儿子,任由丈夫一人在外打拼。大儿子上幼儿园,青青就不停地接送,等到大儿子上小学了,青青又怀孕了,一年后又生下一个胖小子。

吃完饭,小儿子在摇篮里酣睡,青青赶紧将大儿子送到学校。回到家,她听见屋里静悄悄的,走近摇篮一看,小家伙还在睡梦里,小脸笑盈盈,估计做了个好梦。看见小家伙睡得这么香,青青也打起了哈欠。昨晚小家伙吵夜,她

不能安睡,她也想上床眯一会儿。

和衣而眠,青青马上进入了梦乡。在梦中,她看见了母亲、姐姐、弟弟,那时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多快活啊。她和姐姐、弟弟一起上学,一起打柴。回到家,母亲总是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。

“丁零零”,青青的手机响了,她以为是远在泉州的丈夫打来的。自从有了小儿子以后,丈夫总不放心青青一个人在家里拉扯两个孩子。可当她拿起手机一看,是母亲的电话。母亲这几年跟着弟弟两口子去了南方,给他们带小侄女。

“喂,青青,你在干啥,还好吗?”

“没干啥。我还好,就是有点想你。又快过年了,你今年一定回来哟。去年你没回来过年,我去给几个叔伯拜年,他们都念叨你。”

“青青,我对不起你,你生了小家伙,我也没能赶回去,看看你娘儿俩。”

“没事的,妈,我们都挺好的,我的奶水也够孩子吃,他也不闹人,你放心吧。我就是想你,你过年要是不回来,我这心里空荡荡的。”

“今年过年,我一定回来。去年疫情严重,你侄女还小,没办法我们就回不来了。”

“妈,你打电话,有什么事吗?”

“青青,我是说还是不说呢?真张不开口。”

“妈,有啥事,您尽管说吧。”

“我说了哈。就是你弟弟一家,现在住在租赁房里,他们想买套房子,你也知道,这南方大城市房价高得吓人,你弟弟他们准备付个首付,可是钱到

现在还没筹够。前几天,我打电话给你姐姐,她借了五万,还是不够。我寻思,你很难,这前两年刚买的新房,又生了二孩儿,可我也实在没办法。”

“妈,让我想想,我最好和你女婿商量一下吧,晚上回你电话。”说完就挂断电话。

提到借钱,青青条件反射似的,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四年前,弟弟结婚,母亲操办喜宴,没有钱,从她这借两万,那时她只有大儿子,没到城里买房子,手上有点钱。母亲借钱,她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。当她买新房子时,想要回钱,可母亲说,父亲去世得早,娘家就一个兄弟,还怎么好意思要钱?青青气得流眼泪。可眼下,母亲竟然要借五万,她到哪儿去凑呢?丈夫一个人在泉州的工地上盖活动板房,收入也不高。怎么跟他说母亲借钱的事情呢?唉,还是跟他说吧,这么多的钱,又不是小数字。她怕丈夫在工地上忙碌,就发了个信息给他。没想到丈夫很快回信息了,说儿女都是母亲的心头肉,怎么青青母亲眼里只有儿子,简直不管女儿死活,真让人无法理解。

看到信息后,青青又流出了泪水,她的心好苦。小时候,家里困难,她和姐姐没上完初中就辍学了。父母中年得子,把弟弟宠上了天,要什么给什么。上学紧着他,可惜父亲没等到弟弟大学毕业就撒手人寰了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就将她们姐妹俩草草嫁了人。弟弟这棵家里的独苗,母亲跟两个女儿要钱办了体面的婚宴。青青深深知道,母亲只要借走了钱,就不会提还钱的事。唉,怎么办呢?

“嗯啊儿、嗯啊儿。”小家伙醒了,青青把他从摇篮里抱起来,不停地摇晃。这时,手机响了,丈夫回信息了。丈夫说,他存折里的钱够五万,就借给岳母,帮他们渡过难关。

青青看到丈夫的信息后,笑了,不过,那笑,有几分苦涩。

桃园听雨

闻琴

清晨,落了一点雨,桃园像是洗过一般。根叔掏出手机,看了看时间,心里就溢出许多期许。昨晚,阿虎打电话说,今早八点准来。时辰还没到,不如散会儿步,活动活动筋骨。

根叔又绕着园子检查了一圈,他眺望江边的防护堤,堤上的戴胜鸟正叫得欢愉。阿虎说这鸟早先灭绝过,现在又出现,金贵着哩。阿虎说啥就是啥,他信。

桃树下,陡然晃出一个人,人影儿越走越近。来人是根叔的发小,村里的老会计,人称宽伯。两人觅了一个树墩坐下来。

“你从城里儿子那回来的?”根叔摘下一个湿润的桃,递给宽伯。

“是呀。”

“城里不好么?”根叔笑笑。

宽伯就捶捶腰,脸上看不出啥表情,眉毛皱皱的,又散散的。他把桃吃完了。“真甜。今年你要发了。”

“谢你老哥吉言。”根叔又看了会儿天。现如今从城里到村口,坐车也不过一个小时,都是平整顺溜的大马路——虽然时间来得及,可万一阿虎就是忘了呢?想了想,他只好没话找话:“既然城里好,那你咋还要回村?”

宽伯舔了一下唇,眼睛觑着根叔:“城里好,咱农村现在就差?家家三层洋楼户户小汽车。一年到头,大伙儿也出去旅游。搁在以前,真是想都不敢想哩。”他又补上一句,“阿虎不是和咱说好了么,今天就在你这园子里,咱仨

好好聚聚。”

根叔笑了:“就知道你不敢忘。”

“阿虎当过市长,就算退下来那还是官。这随口一说的事儿,咱们真能当真?”宽伯有点不自信。

“不来,那是他不守信。”根叔伸伸腿儿,直起颈脖,又道,“咱小老百姓,不求发大财,一辈子就图个言而有信。”

宽伯点点头。

根叔叮嘱:“先摘桃吧。不来,就扔给狗子吃。”

宽伯会意,咧咧嘴,又扯过话题:

“老实说,我在城里待得憋屈,还是喜欢咱这地方。从前那是苦,红薯南瓜菜秧子充饥。就比如你这桃园,往年也只是一片滩地,一丛一丛芦苇,风景不差,可大家口袋里干瘪。现在改良水稻栽培,家家丰收,都有钱。大鱼大肉吃腻了,反而想种一点小米吃一口杂粮,真正怪了。”

根叔就道:“我也本想种点别的,我听专

家说,这地种果树好。”

“呵呵,阿虎爱吃桃,你就偏偏种桃树。你呀,还是想巴结他。”

细雨蒙蒙,又过了半小时,两个老汉对望了几眼。红红的桃儿诱人,雾霭中,果园里窜来几个小孩,根叔让他们随意摘。他的心,更是焦急起来。

突然,看园子的狗叫起来了,汪汪汪,汪汪汪。根叔抬起头,去园外瞧。宽伯跟着他,脖子伸得比根叔还长。

有一人打着雨伞走来了。那人有些年纪,六十出头,身材清瘦,衣服半旧,瞧着就和普通的乡下老头差不多。他伸出两只手,一左一右,



握住根叔和宽伯的胳膊,紧紧不撒开。

“市长大人,您还真是守时啊。”根叔和宽伯都非常满意。

“可不。两位老阿哥,还是叫我的小名阿虎。当年,你们一个是队长,一个是会计,都是党员,带着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小知青弟弟,下田栽秧、修筑江堤,一起流血流汗……二十年前,我给村子提了一些建议,荒地可以再整顿,弄个果园建个禽场,搞搞副业,没想到大伙儿这么积极响应。现今公交车从城里直通村头,村子建设得可真漂亮!阿根哥,你的桃园丰收了,我怎么不来吃桃呢,都装在心坎儿里!”

“阿虎,你先尝尝鲜。”根叔和宽伯给他摆上一大盘琉璃玛瑙般鲜亮的桃子。

三个老伙计坐在树下,听雨,吃桃,叙说一些家常旧话。

雨点子又变细了些。近处,农田郁郁葱葱,如在画中。远处,江面轮船疾速驶过,新辟的厂区人来人往,正是忙碌的好辰光。